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

卻說王夫人喚上金釧兒的母親來，拿了幾件簪環，當面賞了；又吩咐請幾眾僧人念經超度他。金釧兒的母親磕了頭謝了出去。原來寶玉會過兩村回來，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，心中早已五內摧傷；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，也無可回說。看見寶釵進來，方得便走出，茫然不知何往，背著手，低著頭，一面感歎，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廳上。剛轉過屏門，不想對面來了一人，正往裡走，可巧撞了個滿懷。只聽那人喝一聲：「站住！」寶玉唬了一跳，抬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他父親。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只得垂手一旁站著。

賈政道：「好端端的，你垂頭喪氣的嗒什麼？方纔兩村來了，要見你，那半天纔出來！既出來了，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，仍是委委瑣瑣的，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！這會子又嚶聲歎氣，你那些還不足，還不自在？無故這樣，是什麼緣故？」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，此時一心卻為金釧兒感傷，恨不得也身亡命殞。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，究竟不曾聽明白了，只是怔怔的站著。

賈政見他惶悚，應對不似往日，原本無氣的，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。方欲說話，忽有門上人來回：「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，要見老爺。」賈政聽了，心下疑惑，暗暗思忖道：「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，為什麼今日打發人來？……」一面想，一面命：「快請廳上坐。」急忙進內更衣。出來接見時，卻是忠順府長府官。一面彼此見了禮，歸坐獻茶。未及敘談，那長府官先就說道：「下官此來，並非擅造潭府，皆因奉命而來，有一件事相求。看王爺面上，敢煩老先生做主。不但王爺支情，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！」

賈政聽了這話，摸不著頭腦，忙陪笑起身問道：「大人既奉王命而來，不知有何見諭？望大人宣明，學生好遵諭承辦。」那長府官冷笑道：「也不必承辦，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。我們府裡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，一向好好在府，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。各處去找，又摸不著他的道路，因此各處察訪。這一城內，□□人倒有八停人都說，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。下官輩聽了，尊府不比別家，可以擅來索取，因此，啟明王爺。王爺亦說：『若是別的戲子呢，一百個也罷了；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，謹慎老成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，斷斷少不得此人。』故此求老先生轉致令郎，請將琪官放回：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，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。」說畢，忙打一躬。

賈政聽了這話，又驚又氣，即命喚寶玉出來。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，忙忙趕來。賈政便問：「該死的奴才！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，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？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，你是何等草莽，無故引逗他出來，如今禍及於我！」寶玉聽了，唬了一跳，忙回道：「實在不知此事。究竟『琪官』兩個字，不知為何物，況更加以『引逗』二字！」說著，便哭。

賈政未及開口，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：「公子也不必隱飾。或藏在家，或知其下落，早說出來，我們也少受些辛苦。豈不念公子之德呢？」寶玉連說：「實在不知，恐是訛傳，也未見得。」那長府官冷笑兩聲，道：「現有證據，必定當著老大人說出來，公子豈不吃虧？——既說不知此人，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裡？」

寶玉聽了這話，不覺轟了魂魄，目瞪口呆，心下自思：「這話他如何知道？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，大約別的瞞不過他，不如打發他去了，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。」因說道：「大人既知他的底細，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？聽得說，他如今在東郊，離城二□里，有個什麼紫檀堡，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，幾間房舍。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。」那長府官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一定是在那裡了。我且去找一回。若有了便罷，若沒有，還要來請教。」說著，便忙忙的告辭走了。

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，一面送那官員，一面回頭命寶玉：「不許動！回來有話問你！」一直送那官去了，纔回身時，忽見賈環帶著幾個小廝一陣亂跑，賈政喝命小廝：「給我快打！」賈環見了他父親，嚇得骨軟筋酥，趕忙低頭站住。賈政便問：「你跑什麼？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，不知往那裡去，由你野馬一般！」喝叫：「跟上學的人呢！」賈環見他父親甚怒，便乘機說道：「方纔原不曾跑；只因從那井邊一過，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，我看腦袋這麼大，身子這麼粗，泡的實在可怕，所以纔趕著跑過來了。」賈政聽了，驚疑問道：「好端端，誰去跳井？我家從無這樣事情。自祖宗以來，皆是寬柔待下。——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疏懶，自然執事人操剋奪之權，致使弄出這暴殞輕生的禍來！若外人知道，祖宗的顏面何在！」喝命叫賈璉賴大來。

小廝們答應了一聲，方欲去叫，賈環忙上前，拉住賈政袍襟，貼膝跪下，道：「老爺不用生氣。此事除太太屋裡的人，別人一點也不知道。我聽見我母親說——」說到這句，便回頭四顧一看。賈政知其意，將眼色一丟，小廝們明白，都往兩邊後面退去。賈環便悄悄說道：「我母親告訴我說：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裡，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，打了一頓，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，大叫：「拿寶玉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書房去。喝命：「今日再有人來勸我，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和寶玉過去！我免不得做個罪人，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，尋個乾淨去處自了，也免得上辱先人，下生逆子之罪！」

眾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，便知又是為寶玉了。一個個咬指吐舌，連忙退出。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，滿面淚痕，一疊連聲：「拿寶玉來！拿大棍，拿繩來！把門都關上！有人傳信到裡頭去，立刻打死！」眾小廝們只得齊齊答應著，有幾個來找寶玉。

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，早知凶多吉少。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。正在廳上旋轉，怎得個人來往裡頭捎信，偏偏的沒個人來，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。正盼望時，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，寶玉如得了珍寶，便趕上來拉他，說道：「快進去告訴：老爺要打我呢！快去，快去！要緊，要緊！」寶玉一則急了，說話不明白；二則老婆子偏偏又耳聾，不曾聽見是什麼話，把「要緊」二字只聽做「跳井」二字。便笑道：「跳井讓他跳去，二爺怕什麼？」寶玉見是個聾子，便著急道：「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！」那婆子道：「有什麼不了的事？老早的完了。太太又賞了銀子，怎麼不了事呢？」

寶玉急的手腳正沒抓尋處。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，逼著他出去了。賈政一見，眼都紅了，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，表贈私物；在家荒疏學業，逼淫母婢。只喝命：「堵起嘴來，著實打死！」小廝們不敢違，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，舉起大板，打了□來下。寶玉自知不能討饒，只是嗚嗚的哭。賈政還嫌打的輕，一脚踢開掌板的，自己奪過板子來，狠命的又打了□幾下。

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，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，還亂嚷亂哭；後來漸漸氣弱聲嘶，哽咽不出。眾門客見打的不祥了，趕著上來，懇求奪勸。賈政那裡肯聽？說道：「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，可饒不可饒！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，到這步田地，還來勸解！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，你們纔不勸不成？」

眾人聽這話不好，知道氣急了，忙亂著覓人進去給信。王夫人聽了，不及去回賈母，便忙穿衣出來，也不顧有人沒人，忙忙扶了一個丫頭，趕往書房中來。慌得眾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。賈政正要再打，一見王夫人進來，更加火上澆油，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。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。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。

賈政還欲打時，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。賈政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！」王夫人哭道：「寶玉雖然該打，老爺也要保重！且炎暑天氣，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，打死寶玉事小，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，豈不事大？」賈政冷笑道：「倒休提這話！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，我已不孝！平昔教訓他一番，又有眾人護持，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，以絕將來之患！」說著，便要繩來勒死。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：「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，也要看夫妻分上！我如今已五□歲的人，只有這個孽障，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，我也不敢深勸。今日越發要弄死他，豈不是有意絕我呢？既要勒死他，索性先勒死我，再勒死他！我們娘兒們不如

一同死了，在陰司裡也得個依靠！」說畢，抱住寶玉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賈政聽了此話，不覺長歎一聲，向椅上坐了，淚如雨下。王夫人抱著寶玉，只見他面白氣弱，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，一片皆是血漬。禁不住解下汗巾去，由腿看至臂脛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，竟無一點好處，不覺失聲大哭起「苦命的兒」來。因哭出「苦命的兒」來，又想起賈珠來，便叫著賈珠，哭道：「若有你活著，便死一百個，我也不管了！」

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，李執、鳳姐及迎探姊妹兩個也都出來了。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，別人還可，惟有李執禁不住也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。賈政聽了，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。

正沒開交處，忽聽丫鬢來說：「老太太來了。」一言未了，只聽窗外顛巍巍的聲氣說道：「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就乾淨了！」

賈政見母親來了，又急又痛，連忙迎出來。只見賈母扶著丫頭，搖頭喘氣的走來。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：「大暑熱的天，老太太有什麼吩咐，何必自己走來？只叫兒子進去吩咐便了。」賈母聽了，便止步喘息，一面厲聲道：「你原來和我說話！我倒有話吩咐，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，卻叫我和誰說去？」

賈政聽這話不像，忙跪下含淚說道：「兒子管他也為的是光宗耀祖。老太太這話，兒子如何當的起？」賈母聽說，便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我說了一句話，你就禁不起；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，難道寶玉兒就禁的起了？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，當日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著？」說著，也不覺淚往下流。賈政又陪笑道：「老太太也不必傷感，都是兒子一時性急。從此以後，再不打他了。」賈母便冷笑兩聲道：「你也不必和我賭氣！你的兒子，自然你要打就打。——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，不如我們早離了你，大家乾淨！」說著，便命人：「去看轎！我和你太太寶玉兒立刻回南京去！」家下人只得答應著。

賈母又叫王夫人道：「你也不必哭了。如今寶玉兒年紀小，你疼他；他將來長大，為官作宦的，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。你如今倒是不疼他，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！」賈政聽說，忙叩頭，說道：「母親如此說，兒子無立足之地了！」賈母冷笑道：「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，你反說起你來？只是我們回去了，你心裡乾淨，看有誰來不許你打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只命：「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！」賈政直挺挺跪著，叩頭謝罪。

賈母一面說，一面來看寶玉，只見今日這頓打，不比往日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生氣，也抱著哭個不了。王夫人與鳳姐等勸解了一會，方漸漸的止住。

早有丫鬢媳婦等，上來要攙寶玉。鳳姐便罵：「糊塗東西！也不睜開眼瞧瞧。這個樣兒，怎麼攙著走的？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屜子春凳抬出來呢！」眾人聽了，連忙飛跑進去，果然抬出春凳來，將寶玉放上，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，送至賈母屋裡。

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，不敢自便，也跟著進來，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，再看看王夫人一聲「肉」一聲「兒」的哭道：「你替珠兒早死了，留著珠兒，也免你父親生氣，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！這會子，你倘或有個好歹，撂下我，叫我靠那一個！」數落一場，又哭：「不爭氣的兒！」賈政聽了，也就灰心，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。先勸賈母，賈母含淚說道：「兒子不好，原是要管的，不該打到這個分兒。你不出去，還在這裡做什麼？難道於心不足，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算嗎？」賈政聽說，方諾諾退出去了。

此時薛姨媽、寶釵、香菱、襲人、湘雲等也都在這裡。襲人滿心委屈，只不好□分使出來。見眾人圍著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去，便索性走出門，到二門前，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：「方纔好端端的，為什麼打起來？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！」焙茗急的說：「偏我沒在跟前！打到半中間，我纔聽見了。忙打聽原故，卻是為琪官兒和金釧兒姐姐的事。」襲人道：「老爺怎麼知道了？」焙茗道：「那琪官兒的事，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，沒法兒出氣，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蛆。那金釧兒姐姐的事，大約是三爺說的。——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。」

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，然後回來，只見眾人都替寶玉療治。調停完備，賈母命好生抬到他屋裡去。眾人一聲答應，七手八腳，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。又亂了半日，眾人漸漸的散去了，襲人方纔進前來經心服侍細問。

要知端底究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